



Oi



俄罗斯联邦前代总理伊戈尔·盖达尔为此书作序

石油的优势

俄罗斯的石油政治之路

[美]迈克尔·伊科诺米迪斯 唐纳·马里·达里奥/著

华夏出版社



石油的优势

俄罗斯的石油政治之路

[美] 迈克尔·伊科诺米迪斯 唐纳·马里·达里奥/著

徐洪峰 李洁宇/译 郑羽/校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石油的优势/(美)伊科诺米迪斯等著;徐洪峰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7

ISBN 978-7-5080-5268-7

I.石… II.①伊… ②徐… III.能源工业-工业史-研究-俄罗斯 IV.F451.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8532 号

Michael Economides, Donna Marie D'Aleo: *From Soviet to Putin and Back: the Dominance of Energy in Today's Russia*.

Copyright©2008 by Michael Economides.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专有版权由作者授予华夏出版社,版权为华夏出版社所有。未经出版者书面允许,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内容。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9-4158

石油的优势——俄罗斯的石油政治之路

[美] 迈克尔·伊科诺米迪斯 著
唐纳·马里·达里奥
徐洪峰 李洁宇 译
郑 羽 校

策 划: 陈小兰

责任编辑: 姬利敏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

装 订: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1000 1/16 开

印 张: 20

字 数: 290 千字

定 价: 39.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功过是非话石油——从苏联到俄罗斯

《石油的优势——俄罗斯的石油政治之路》是我的朋友老伊——迈克尔·伊科诺米迪斯教授的又一力作，去年5月该书在美国出版前我就和他讨论过尽快在中国出版中文版的可能。现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国际能源中心和华夏出版社的通力合作下，该书的中文版终于出版了。

自1873年诺贝尔创立俄罗斯石油工业以来，在一百多年来的大部分时间里，石油天然气一直都是俄罗斯“权力的支柱和国家恒久不变的根基，是俄罗斯生命的血液”。在本书中，老伊教授与他的合作者，俄罗斯和前苏联问题专家唐纳·马里·达里奥博士以他们渊博的知识、丰富的史料、清晰的逻辑和对石油天然气与政治关系的深刻把握，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波澜壮阔、跌宕起伏、腥风血雨、生死悲欢、成功与失败并存的俄罗斯石油工业的壮烈悲怆的全景画卷。

俄罗斯与中国既有广泛深刻的历史渊源，又有优势互补、相邻相依的现实的大国战略伙伴关系。在能源领域，尤其是在石油天然气领域，更是如此。作者笔下的百年俄罗斯石油风云，鲜活如生的石油精英身影，残酷沉重的战争与政治的争斗，画龙点睛、睿智冷静的哲学点评，不时地撞击着我的心胸，激荡着脑海里的千万波涛。读完掩卷，我粗粗地喘了一口气，喃喃自语道：“好在中国不是俄罗斯！”一种有很多话要说，而又不知从何说起的复杂情感紧

紧地笼罩着我。

一、石油是俄罗斯的“万灵圣药”，也是它的“万恶毒药”

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十分丰富，是世界第一天然气资源国、生产国和出口国，其石油产量和出口量仅次于沙特为世界第二。自1873年诺贝尔家族开创了俄罗斯的石油工业以来，石油天然气一次又一次地扮演着“万灵圣药”和“万恶毒药”的角色。1920年代，苏维埃建立之初，为了扼杀这个新生的政权，白匪军和土耳其军队血洗了当时的石油中心巴库，屠杀了超过两万名主要从事石油开采工作的亚美尼亚人，这使石油产量一下子下降了80%。

二战之前，斯大林确信，苏联与德国的战争不可避免，为了得到宝贵的时间以为战争作准备，苏联与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这个互不侵犯协议里，“斯大林发挥了石油力量的杠杆作用，把石油当成了一种外交工具，他把石油出口给德国以获得流动支付货币。但对苏联人来说，更为重要的是石油给予他们的政治红利”。战争爆发后，苏联红军在德国人到达巴库之前彻底炸毁了那里所有的石油设施。德军的先头部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完成任务的红军队伍离开的背影。德国在苏联几乎没有得到一滴他们最渴望得到的石油，这对苏联最终战胜法西斯德国、赢得二战的胜利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斯大林工业化模式的代价是高昂的，1928年到1938年期间，苏联的农业生产率下降了近四分之一，苏联仅在1950年至1954年谷物丰收的时候，其谷物产量才达到了1925年的水平。1963年，苏联历史上首次为购买大批谷物花费了国家三分之一的黄金储备。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联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谷物进口国。赫鲁晓夫说：“苏联这样的大国不能再忍受用大量黄金购买大批谷物的耻辱了。”但就在这时，救星出现了，石油再次扮演了“万灵圣药”的角色。1960年代末被发现并开采的西西伯利亚巨大的石油资源，其价值在1973~1974年间猛增。当时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使油价翻了两番。作为世界主要的石油出口国，苏联获得了巨大利润。石油和天然气出口获得的巨大硬通货收益，为维系苏联失

败的体制提供了决定性的金融资源，使其不必改革或从军工企业中分流资源。这样，苏联就可以在15年内不必为危机忧心忡忡了。

1980年代下半期，油价下跌，石油产量迅速减少，消费市场崩溃，最基本的消费品出现短缺。1991年年底，在俄罗斯经济改革前夕，人们经常用一个词来描述其石油部门的状况：“灾难。”硬通货储备已经消耗殆尽，政府不但没钱购买粮食，甚至没钱将以前已经购买的粮食运到俄罗斯的海港。苏联的船只在国外港口被扣留成了家常便饭，苏联破产了。曾经是苏联代总理的伊戈尔·盖达尔在本书的序言中写道：“我想再次强调，苏联经济的崩溃和苏联的解体是由世界油价的下跌，以及开发西伯利亚油气田的战略错误所引发的。但是所有这些因素都不是这场灾难的直接原因。根本问题在于苏联经济固有的内在原因，这些问题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而这正是造成苏联垮台的原因。苏联的垮台不是在1980年代中期，而应该追溯到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当时苏联领导人拒绝走‘中国道路’，把所有‘中国道路’的拥护者都给枪毙了。”苏联的几代领导人面对如此巨大的石油天然气资源都变得如此渺小，过分依赖而无所作为。面对积重难返的僵化体制，面对时而“万灵圣药”时而“万恶毒药”的石油天然气，他们都束手无策，任随油价的狂风巨浪把苏联这艘大船掀翻在石油的风暴中。在现代石油的百年历史中，中国在绝大部分时间里是消费国，自然资源进口国，所以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其他的所有资源，包括人力、智力和体制的资源，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上帝没有偏宠我们，我们没有偏食，这是我们的不幸，也是我们的万幸，所以我们必须平衡发展，我们奋起，我们改革，我们走上了“中国道路”，所以我轻轻地感叹，“好在中国不是俄罗斯”。

二、不是没有改革，是体制窒息了石油工业并摧毁了苏联

俄罗斯的资源是丰富的，作者说，“现代俄罗斯的政治与能源资源——首先是石油资源，其次是天然气资源——已经被一种世界历史上其他主要大国无可匹敌的方式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俄罗斯的石油工业在技术开发方面有着优良的传统和大量的天

才工程师，诺贝尔家族的血液与俄罗斯土地的结合，播撒了不断创新的种子。即使被关在监狱里，一流的石油工程师还创造了诸如蒸汽热采的全新方法。许多著名的油田领导者，在离开管理团队后成为了著名大学的教授，把管理技能和技术专长传授给了青年一代，保证了技术创新之火延绵不绝。作者说，“苏联人在一个巨大的、与外部世界隔绝的真空中工作，建立起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石油技术大厦，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技术成就，这在很多方面优于西方所取得的成绩。一些传奇人物出现了，他们的成就只是在最近才被国外所知”。

石油和天然气对俄罗斯的重要程度怎么估计都不过分，有专家估计，俄罗斯经济对石油天然气的依赖度超过90%，至少是其他任何产品出口量的十倍。“正如战争太重要了，所以不能仅仅让将军们指挥，如今石油也太重要了，所以不能仅仅交给石油工作者掌控。石油进入了总统、总理、外交部长、财政部长、能源部长、议员、立法者、活动家和学者管辖的范围。”从列宁开始，每一任苏联最高领导人都直接参与或指导石油工业领域的重大改革，给石油工业下达各项经济和政治指标。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以及叶利钦，每一任苏联领导人或俄罗斯总统都领导过重大的石油工业的改革，但都没能挽救它。本书摘录了一段戈尔巴乔夫在西伯利亚秋明油田对石油和政府官员的讲话，他想要查明苏联为什么不能生产更多的石油。他的解释是，错误仅仅部分在于石油工人。由于机器制造者无法生产出数量充足的高质量的设备和材料，即使工人们有正确的态度也寸步难行。另外，该地区的工人们没有足够的电力来运行设备。建筑工人不能及时反映所存在的不足，从而导致基础设施不完备。出现这个问题是由于建筑工人的工具和设备质量低，干劲不足，这是住房和生活条件低劣造成的。例如，有着20万人口的该地区的主要城市下瓦尔托夫斯克基没有电影院。更有甚者，当地零售店通常主要出售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等大都市的人们不会购买的过时商品。最终戈尔巴乔夫谴责部门和中央计划者没能预见和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如此之强，计划者或者戈尔巴乔夫本人也很难只解决其中一个而不同时处理其他所有问题……这样环环相扣的困难弥漫着整个体制。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证明，苏联无法挣脱过去这只死神之手对未来的钳制。苏联能源工业面对的问题不是独有的，它祸及苏联的整个经济与社会。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败了，苏联崩溃了，这难道要戈尔巴乔夫承担所有的责任吗？

在“一边倒”的年代，中国的石油工业体系基本上是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读着该书的许多章节，我似乎在读我们国家自己石油工业的历史故事，苏联石油工业的基因有些仍顽强地存活在我们今天的体制内。该书让我找到了一些问题的根源，它们源于苏联石油工业的劣质基因——集权式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基因。我们没有俄罗斯的自然资源禀赋，没有俄罗斯深厚的技术创新土壤。俄罗斯是石油天然气出口大国，中国是进口大国。我们不可过分看重30年改革开放给石油工业带来体制机制方面的改变。与30年前相比，改革虽然给中国石油工业注入了一些活力，一些持续的活力，但仍不足以从根本上挣脱过去体制的束缚。苏联石油工业的崩溃告诉我们，过去对今天的影响，对今天的钳制是多么巨大。

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的经营收入超过了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三家公司收入的总和，而我们的员工人数则是前者的30倍还要多，油价已经国际化了，国内成品油的价格已经超过了美国，我们的效率还不高，我们都希望提高，但方向还不清楚，动力也未见清晰的来源。

我国进口的依存度已超过了50%，且会越来越高，我们石油工业建立的基础是立足于“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使命的。半个世纪过去了，距上一轮巨大的石油工业改革也快20年了，基本情况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们石油工业的组织框架基本上没变，重心还在国内。由于收入和利润等经济指标很好，上中下都没有深化改革的动力。石油公司最重要的资产是地下的石油天然气储量，在过去30年的改革过程中，这块资源几乎是无对价地由全民所有转为了公司所有、股东所有。再把石油价格的上涨，下游产品价格提高的因素扣除掉，当前中国石油公司效率提高的数据很可能就不像账面数据那么好看了。泡沫总会破裂，退潮才知道谁在裸泳。第一次石油危机使石油价格大幅上涨，这让勃列日涅夫感觉非常良好，他以为

最少 15 年内无需再为危机忧心忡忡了，无需再对石油工业进行改革了，结果还不到 15 年，石油部门的崩溃就压垮了苏联——一个貌似强大的泥足超级大国。但愿我的担心是杞人忧天。

三、普京与重新苏联化

作者把第 9 章看做是本书的核心。用西方的观点看，普京掌权后，人们能明显地感觉到俄罗斯政治在向左转，政府加强了对石油天然气工业的控制，资源被重新国有化，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老伊教授是尤科斯石油公司老板霍多尔科夫斯基的技术顾问，也是他的好朋友。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捕后，老伊教授还不远万里到一个遥远的西伯利亚监狱探望过他。我和老伊教授一起去过俄罗斯，他多次和我谈起尤科斯公司私有化、快速发展和最终走向破产的故事。老伊教授自勃烈日涅夫时代起就是苏联和俄罗斯的国家技术顾问，见过自勃烈日涅夫以来的历任最高领导人，还以斯仑贝谢公司技术专家的身份直接参与过对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爆炸后的紧急处理。用水泥把爆炸后的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封闭起来，是由斯仑贝谢公司执行和完成的。他对苏联和俄罗斯的石油工业非常熟悉，也非常关注。作为世界级的石油专家，他不仅关注技术领域的历史、现状和发展，同时也对地缘政治、石油体制、国家转型与石油能源的关系投入了巨大的热情与精力。通过对尤科斯公司的案例进行多视角的分析，作者把对俄罗斯文化、历史、政治、社会以及发展趋势的认识与思考在本书第 9 章“普京时代的石油政治”中作了充分的阐述。作者对普京时代俄罗斯石油工业改革的方向和政府处理尤科斯公司的方式方法手段等基本上持批评的态度，但同时也指出，普京在国内受到广泛的支持是有其深刻的合理的历史、文化、社会及经济的多种原因的。

尤科斯在 2006 年 8 月被官方宣布破产，它的资产在 2007 年被出售。作者认为“这是一次赤裸裸的有政府支持的盗窃行为”。但他接着说“俄罗斯民众却积极地评价了石油工业的重新国有化运动”。普京和霍多尔科夫斯基都是俄罗斯时代风云的产儿。霍氏在私有化的“疯狂西化的日子”里如鱼得水，普京则声称反对私有化

并让能源财富重新纳入到政府的掌控之中。普京运用政府权力的结果是国有公司直接掌控了60%的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作者分析指出：“横亘在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是一条存在了几个世纪的文化鸿沟。俄罗斯极权主义的回流反映了人们对企业家聚敛财富行为的厌恶。普京成功的相当一部分原因在于他完全理解并利用了俄罗斯人的这种心理。”

霍氏不仅在“疯狂西化的日子”里大肆敛财（这是不被俄罗斯文化和民众认同的），不仅跨越了普京给金融经济寡头们划出的“界线”，还向普京发起了面对面的政治挑战，霍氏的失败是必然的。普京不仅摆脱了叶利钦时代政府是金融寡头的傀儡的形象，不仅成功地把最重要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作为了权力的支柱和国家恒久不变的根基，还用强硬的能源政策为俄罗斯赢得了经济红利和政治红利。从这方面看，普京在国内受到了广泛的支持也是必然的。

在俄罗斯，政治权力与石油一直都是交织在一起的，但石油与巨大的个人商业利益、个人政治影响力交织在一起则是苏联解体之后近20年的事。霍多尔科夫斯基是在石油私有化过程中崛起的风云人物，在霍氏倒下的同时，石油工业重新国有化的过程也给一些人带来了数十亿美元的财富。“这表明这些商业利益和权力中心是紧密相连的。”

作者这些敏锐的分析对我们来说也是个有益的提示，即市场经济那只看不见的手是由“利益”驱动的，对于权力对于贪婪必须有充分的监督和有力的制衡，否则后果会是灾难性的。在社会的转型期，“政府往往缺乏有效惩罚私有化初始阶段所滋生的腐败的能力”，“在制度和文化转型期，犯罪、不道德行为和腐败不是同义词”等论述是很精彩和很深刻的，建议读者在阅读本书时给予足够的重视。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听到了、看到了、经历了、参与了这个伟大的时代，相信阅读此书能引发我们的一些共鸣和一些思考。仅此，我以为把本书介绍到中国来的目的就达到了。

陈卫东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首席战略官

2009年7月

中文 | 序一

能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五大要素之一，是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也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能源问题在现代社会中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尤其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它是涉及国家安全、地缘政治和对外战略等多层面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的重大问题。制定并推行强有力的能源战略，已经成为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重要国策，但它往往也是引发国际冲突的一个重要背景因素。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都有争夺能源的原因，此外，过去和当前正在发生的规模较大的局部冲突也都与能源相关。在对资源能源的争夺中，长期以来美国扮演着超级霸主的角色。进入21世纪，普京执掌俄罗斯后，美国操控资源的局面似乎遇到了挑战。普京将俄罗斯能源战略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不但在经济上获益丰厚，还借助其庞大的油气资源不断提升俄罗斯在地缘政治和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并试图一举恢复其昔日超级大国的地位。

在这一背景下，美国休斯敦大学库伦工程学院（the Cullen College）教授、石油工程和石油战略咨询公司的经营合伙人迈克尔·J. 伊科诺米迪斯和华盛顿特区凯南高级俄罗斯研究所研究助理、俄罗斯和前苏联问题专家唐纳·马里·达里奥合著的《石油的优势：俄罗斯现今的能源优势》问世了。两位作者从俄罗斯的历史发展及其与能源资源的关系这一视角，讲述了关于一个多世纪以来俄罗斯

政治与能源交织发展的故事，解释了俄罗斯政治动荡与能源动荡之间密切而强烈的相互关系。并指出，在普京的领导下，俄罗斯的政治与能源资源已经被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俄罗斯正在向苏联时代的集权主义回归。过去用核武器和原始的军事力量都不能做到的事情，普京已经在尝试用石油和天然气做到，本书将之称为“能源帝国主义”，而这必将对世界产生重要的影响与威胁。

两位作者对俄罗斯能源与政治关系的梳理以及对相关重大事件的生动叙述，为我们认识俄罗斯的历史发展及能源战略提供了新的视阈。首先，从对俄罗斯甚至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中获取了与能源发展有关的背景资料，这有助于理解当今在俄罗斯境内发生的广受争议的能源产业产权变动及国有化运动。其次，从与能源领域有关的事件分析中理解俄罗斯与不同国家集团之间所发展的不同的能源政治模式及其形成原因，从而为我国准确理解、全面把握俄罗斯的能源发展战略提供了参考依据。最为重要的是，本书系统梳理了前苏联及俄罗斯各个发展时期的能源发展战略，尤其是对普京能源外交战略的深刻剖析，这对我国确立当前的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战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当然，作为石油最大进口国国家的学者，当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评价世界能源超级大国俄罗斯的能源战略时，观点上似乎也有偏颇之处。比如把俄罗斯石油工业重新国有化的运动与俄罗斯国内民主制度明显退步相联系、把俄罗斯与国际石油天然气生产商——如英国石油、埃克森·美孚和壳牌等——的利益摩擦视为普京能源政策遭到国际社会广泛非议的佐证，等等。必须承认，在能源问题全球化和政治化的背景下，俄罗斯强大的军事能力与丰富能源相结合所蕴涵的巨大力量，对西方世界所造成的恐慌心理与现实威胁，在一些重要时刻、重要地方及重要问题上均有映现，书中的观点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普京所奉行的能源战略始终坚持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务实性原则。即使作为俄罗斯的战略协作伙伴，中国也并未因此获得更多实惠，这从安大线的一波三折等中俄能源合作项目的反反复复之中可见一斑。2009年2月，中俄终于签署了一项长达20年的由中方提供250

亿美元贷款、俄向中方提供石油供应的协议，此举无疑有利于中国稳定自己的石油供应。但中国注入巨资，对解决俄罗斯两大石油巨头的资金困难更是决定性的，而且俄罗斯不仅保证了在该项目中的高额经济利益，亦是其实现能源出口多元化战略的一个步骤。其背后更多的原因还包括世界经济危机带来的经济下滑，以及俄格冲突后俄罗斯对美国和北约在能源对抗中的一次亮剑。对于俄罗斯能源战略的务实态度，中国虽感慨良多但也不必苛求，毕竟任何国家都有权选择最有益于本国发展的外交战略。此外，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从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角度看，中国欢迎俄罗斯的国力复兴与崛起。因为两国在世界格局和地缘政治中相互倚重、在资源和经济结构上强烈互补。俄罗斯的富强不仅有利于世界力量的平衡，而且有利于中国发展同俄罗斯的全面合作。为此，中俄两国宜从国家长期发展战略的高度出发，通过中俄能源合作促使双方的利益保持紧密联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互惠共赢，尤其在世界经济危机持续延展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为此，中国不仅需要正确把握俄罗斯的能源发展与外交战略，还需要全面了解西方国家对俄能源战略的观点，并将中国对俄罗斯能源战略的理解置于国际能源环境的更大背景下加以认识。正是基于以上目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国际能源安全研究中心组织专家翻译了这本著作，若本书的出版能够为中国与俄罗斯能源的长期合作提供些许有益的启示则甚幸。

黄晓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9年5月

中文 | 序二

这里呈现给读者的是两位长期研究俄罗斯能源问题的美国学者撰写的专著。苏联解体后曾经短期担任过刚刚独立的俄罗斯联邦政府代总理的盖达尔为本书英文版撰写了序言。

本书是一部具有鲜明特色的关于俄罗斯能源工业发展史的专题著作。本书从第二章开始到结束，以大量篇幅阐述了从19世纪中叶巴库油田的发现、俄国石油工业的初创直到21世纪初的能源工业发展的历史，这种全景式的著述目前在我国出版的关于俄罗斯能源问题的译著中还没有发现。

本书以论述俄罗斯能源问题为核心，深入地分析了俄国、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联邦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政策形成过程中能源因素的作用，特别强调了能源工业不仅对于俄罗斯民族经济发展，而且对其国际地位的形成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例如，作者在本书中特别强调：“石油的力量在后苏联时代俄罗斯历史的演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俄罗斯石油工业的历史和它当今的状况在很多方面都反映了它所处的持续变化的环境。”

本书的另一个学术特色是，在关于21世纪俄罗斯能源工业状况的内容中，作者不仅使用了大量公开发表的资料，而且还通过实地采访有关人员，披露了一些重大事件背后鲜为人知的隐情。例如，对轰动一时的霍多尔科夫斯基案件的分析，使读者有可能了解到新闻报道之外的一些细节，这为我们深入了解普京政府整肃寡头的真

实动因提供了更多的背景资料。

需要指出的是，本书的两位美国作者在分析问题时当然反映了西方视角，但也应该看到，一方面，作者对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和普京时代的政治经济政策持尖锐的否定态度，甚至讽刺挖苦，但另一方面他们对较盲目地崇拜西方体制的叶利钦政府的各项政策也多有批评。相信读者们会对此作出自己的判断。

在本书的中文译本中保留了英文原文注释。没有将其翻译成中文的理由是，非专业读者大多数情况下会忽略注释，而保留原文注释会给专业研究人员提供进一步研究的线索。为数不多的例外情况是，在盖达尔为本书写的英文版序言当中，本书作者按照英语国家学者的惯例，用相对应的英语字母来拼写注释中的俄文文献，这使得读者即便是专业人员，也需要懂英俄两种语言才能看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此类注释翻译成了中文，并将原文保留在括号中。

本书的第一作者既是美国休斯敦大学的教授，同时也是石油技术问题方面的专家，因而，本书使用了大量的石油技术术语，这使从事国际政治问题研究的中文译者在翻译时感到有些吃力，还请读者对专业术语翻译的准确性多多指正。本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徐洪峰博士翻译了前九章，外交学院的博士研究生李洁宇翻译了最后两章，外交学院毕业的苏晓宇博士也参加了部分翻译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能源问题研究中心为本书的翻译和出版提供了资助，谨致谢忱。

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秘书长 郑羽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
2009年2月

英文原版 序言

该书内容涉及了俄罗斯经济和政治历史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俄罗斯石油市场的出现一方面与其石油炼制工业有关，另一方面与俄罗斯的总体国情有关。

在我们讨论本书时，寻求很好的平衡非常重要：既要评估俄罗斯发展的转折点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石油市场的发展变化，同时也要牢记一些根本问题，这些问题与俄罗斯的“社会主义试验”、后社会主义时代的衰退以及经济复苏有关。



图1 1970 ~ 2007 年油价的实际动态

来源：IM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WTRG Economics (<http://wtrg.com>)。

正如我在序言中反复强调的，图 1 和图 2 分别描述了国际油价的实际动态和俄罗斯石油炼制的规模，这两幅图非常精确地描述了近几十年来俄罗斯的经济历史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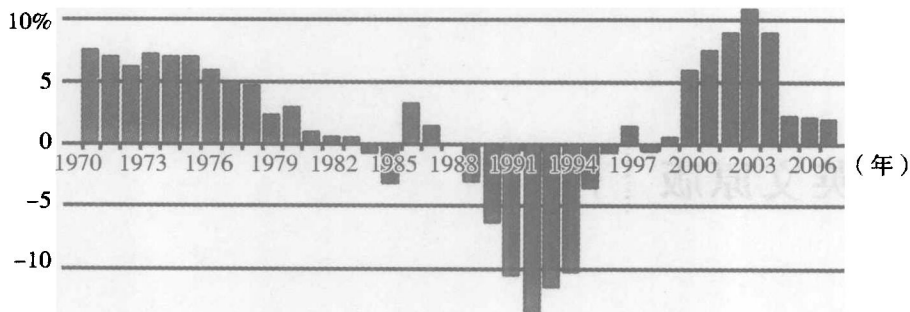


图 2 苏联和俄罗斯石油炼制的增长率

注释：1970 ~ 1990 年的数据表示的是苏联的情况；1991 ~ 2007 年的数据表示的是当今俄罗斯的情况。

来源：U. S. S. R. Goskomstat, Rosstat.

然而，应该从更大的背景来判断石油在俄罗斯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角色。一战爆发时，石油在俄罗斯的出口产品中所占的份额并不大。当时，俄罗斯是世界最大的谷物出口国，其谷物出口量远高于美国和加拿大谷物的出口量之和。

过去很多年，外界都在推测苏联是否有可能选择“中国式”的发展道路，即将经济自由化与引入政治自由的问题区分开。也许，如果戈尔巴乔夫过去遵从了邓小平的改革路线，那么发展到今天的苏联的形势将会很好。

了解俄罗斯经济史的人都知道，在 1920 年代后期和 1930 年代初，俄罗斯领导层曾讨论过一个与今天俄罗斯领导层所讨论的相似的问题。按照一些主要的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俄罗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相当于中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的水平，如图 3 所示。

朱可夫（苏联领导人）以及布哈林（共产党的主要思想家）都支持苏联选择现在大家所了解的“中国式的发展模式”，即保存小规模产权性质的农民经济以及在共产党政治控制下的市场机制。该理念的支持者一直暗示但却不经常公开表达出来的观点是：在一个